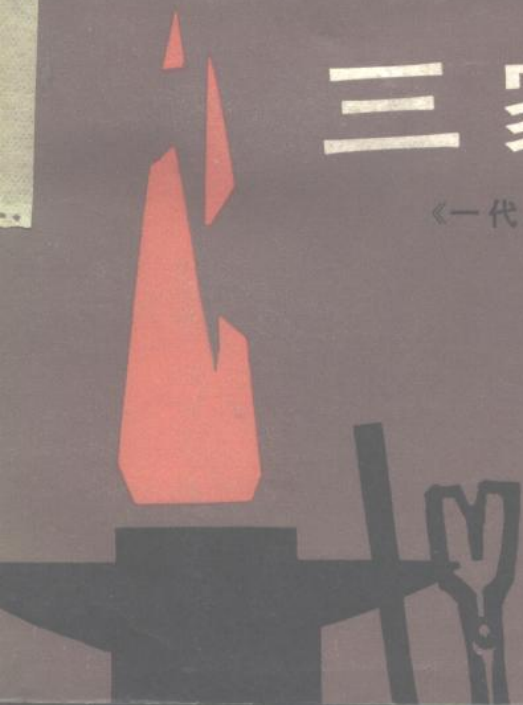


欧 阳 山



三家巷

《一代风流》第一卷



I247.5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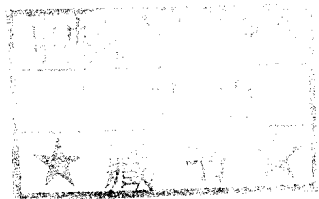


200088038

三 家 巷

《一代风流》第一卷

欧 阳 山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三家巷》是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一卷。

这部作品描写大革命前后广州年轻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道德品质上的成长过程。作品以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斗争与广阔的都市生活为背景,通过三个家庭——一个工人家庭、一个买办资本家家庭和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及其亲友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了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以及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消长,思想面貌、精神状态的上升和下降。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周炳、区桃、杨承辉、周金、周榕等正直、勇敢的革命青年的形象,写出他们在斗争中的觉悟和成长;也深刻地揭露和刻划了出身于反动阶级的青年男女陈文雄、陈文娣、陈文婷等人的软弱、动摇、投降、变节,以及何守仁、李民魁、张子豪和其他时代渣滓的丑恶灵魂。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和震惊世界的广州起义,都在作品中得到真实的反映。另外,书中还出现了革命先烈张太雷等同志的崇高形象。

三 家 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7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4}$ 插页 2

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01—183,000

书号 16019·2687

定价 0.82 元

再版前记

按照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我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共分五卷，二百章。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共用了九年的时间，写完了一百四十章。后面的六十章，还没有写出初稿。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三家巷》，四十章；第二卷《苦斗》，也是四十章；在《羊城晚报》发表过第三卷《柳暗花明》前五章。除这八十五章以外，已经写出来的其余五十五章，约莫相当于一卷半的分量，已经散失了。这笔账，是要算在“四人帮”身上的。

这八十五章发表之后，曾经在广大的读者当中引起了自由讨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都是对作者和作品的支持、爱护和关心，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确实认为这种自由讨论是好的，是正常的，是值得庆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正好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景象。由于我的生活基础薄弱，政治水平很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因此没有把这八十五章写好，使我深感内疚。但愿在将来的某一天把全书写完，然后来认真地进行一次总的修改。

不幸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了一个什么《座谈纪要》，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剧变。三年之后，即一九六九年六月，江青在一次会上，信口把我加封为“反鲁迅的胡风分子”，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人帮”就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

DDA / 3

作小组”的名义，对我这个人和这本书在政治上做了死刑的宣判。当然，从“四人帮”的法西斯暴行看来，对我的宣判不过是无关轻重的小事，不过我倒觉得那份判决书的确是一篇饶有奇趣，不可多得的小品，应该替它“树碑立传”才好。何以见得？请看：

第一，它判决我“专写错误路线”，歪曲历史事实。江青的原话是这样的：“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这是江青的话，也很象江青的话。妙极了。大家想一想，它到底说什么呢？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脑筋想，把正确路线写成正确路线，把错误路线写成错误路线，这就符合历史事实。相反，把正确路线写成错误的，把错误路线写成正确的，才是歪曲历史事实。或者说，把井冈山会师写成林彪去和毛主席会师，那才是歪曲历史事实。是怎样的路线就写成怎样的路线，本来不存在“不表现”和“专写”的问题。那么，江青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她替正确路线着急，那是冤枉了这位“老娘”的。她其实是在替错误路线着急。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我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做为背景，写了广州起义前的右倾和广州起义后的“左倾”的某些片断，并且通过某些对话来批评了这些错误路线。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也说过我们党当时受了欺骗，为什么周金就不能说？想不到江青为了她的政治目的，忽然跳出来压制批评，保护错误路线。但这话又不便明说，于是就创造了“专写错误路线”就是歪曲历史事实，错误路线有无

倒可以不管的奇妙逻辑。

第二，它判决这本书是搞“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阶级投降”的。这就更加奇妙了。在它的行文当中，它也引用了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面的一些话，按说它的作者们是知道毛主席关于和资产阶级有联合也有斗争的思想的。那么，怎么能够把广州起义和震南村的斗争，把何家对农民的压迫和陈家对周家的陷害，以及周家、胡家对各种横暴势力的抗争，都看成是阶级调和呢？单从陈、周两家的关系来说，陈家是要吞掉、俘虏或“溶化”周家的，其中陈文婕还真正幻想过“劳资合作”，但是大家都看见的，陈文英对周炳的诱惑失败了，陈文雄和周炳闹翻了，陈文娣和周榕破裂了，陈文婕的试验农场垮台了，陈文婷也和周炳分离了，这还只是在故事前期发生的事情，以后的发展姑置不论，就看这些也不象个“调和”的局面吧？

不过“四人帮”的妙用肯定不在此。如果按“四人帮”的本性来说，他们本来是会象陈家一样，对工人阶级采取吞掉、俘虏和“溶化”的政策。那么，是不是怕这本书继续发表下去，陈家的政策着着失败，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以致妨碍了“四人帮”的大业，因而匆匆忙忙出来把这本书查禁了呢？

后来我再三玩味，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把周炳写成了一个“民主派”了，如果让他经过更多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他也可能成为一个“老干部”即“四人帮”所谓的“走资派”，那还了得？“四人帮”使用了全身解数，把调和、合作、投降这一大堆帽子，劈头盖脸地扔过来，那奥秘大概就在这里了。

第三，它判决周炳是“投机分子、叛徒和工贼”。并且发誓

说我是把叛徒和工贼当做理想的英雄来歌颂的。当然，“四人帮”毫无根据地拿这种罪名陷害别人，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陈词滥调，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我就是根据这种精神，选定了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得来的人物周炳做我的主角。我以为他比较典型，比较有普遍性，并且比较有教育意义。他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这八十五章里面还不是党员，他参加革命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反抗，他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也做了一些错事，他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有些亲戚、邻居、同学的关系，但是他要继续革命。

作者既没有把他当做英雄，更没有把他当做理想，既谈不到歌颂，有时还有些非议，但作者是同意他继续革命，把整个改造过程走完的。我以自己之心，测“四人帮”这些大人物之腹，私下认为他们之所以不许他革命，无非想证明他们自己是天生英雄，纯洁好汉，革命圣人，真命天子，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四，它判决了作者是“反鲁迅的胡风分子”和三反分子。并且简直到了“铁证如山，赖得掉吗”的地步。其实这并不足

怪，也没有多少申辩的价值。因为这是江青的圣谕，它不过奉旨宣示而已。而江青给人定罪，总是按照“朕即国家”的习惯，不必说出理由的。况且经她定罪的人，又何止成千成万？都要说出理由，也太麻烦了。要说江青和“四人帮”专横暴虐，阴险毒辣，卑鄙齷齪，愚昧无耻，那也超不出法西斯本性的范围，早就是家喻户晓的，也值不得多谈了。

不过有一点，倒是值得提一提的，就是判决书中对我还有些客气的地方：江青明指我是“胡风分子”，它却没有明指，只说“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一支乔装着革命面目的别动队”。这象是一种外交词令，意即文化特务，其实还是“胡风分子”。但是提到“别动队”，我倒又想起了一九三四年公开发表的姚蓬子的叛变宣言，他也咒骂中国共产党“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妙哉，妙哉！怎么都那么喜欢“别动队”？这中间到底有些什么联系，只好等将来的历史学家去考证了。

我今年已经七十岁，虽然不算稀奇，但血压已经高了，脑动脉已经硬化了，两眼也有了白内障，不可避免地“发苍苍，视茫茫”起来。要不是“四人帮”非法剥夺了我十年工作时间，我肯定能把《一代风流》这本书写完的，如今我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体力来做完这件事，甚至我原来曾经估量过自己已经没有完成这个工作的力量了。我知道，倘若我完不成这个工作，不免会有一些关心爱护的读者觉着惋惜和遗憾。

感谢英明的党中央，带领咱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民族，也挽救了文学艺术。最近，党中央又向咱们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也和全国人民一道，感到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同时，我个人私下也想跟“四人

帮”赌一赌气；所以我现在下决心写下去，对剩下的一百一十五章做不自量力的尝试。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败利钝，我现在都置之度外了。

欧 阳 山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广州

目 次

一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1
二	证人·····	13
三	鲁莽的学徒·····	25
四	受屈的人·····	34
五	看牛梯·····	42
六	枇杷树下·····	52
七	美人儿·····	61
八	盟誓·····	68
九	换帖·····	77
一〇	姐弟俩·····	85
一一	幸福的除夕·····	96
一二	人日皇后·····	107
一三	迷人的岁月·····	115
一四	画像·····	126
一五	风暴·····	135
一六	永远的记忆·····	144
一七	雨过天青·····	158
一八	在混乱的日子里·····	171
一九	快乐与悲伤·····	184
二〇	分化·····	194

二一	出征·····	205
二二	敌与友·····	215
二三	控告·····	224
二四	破裂·····	237
二五	血腥的春天·····	249
二六	假玉镯子·····	261
二七	夜深沉·····	272
二八	密约·····	286
二九	冰冷的世界·····	296
三〇	迫害和反抗·····	306
三一	兄弟回家·····	315
三二	红光闪闪·····	326
三三	通讯员·····	335
三四	巡逻队·····	346
三五	长堤阻击战·····	357
三六	伟大与崇高·····	367
三七	观音山防御战·····	378
三八	退却·····	386
三九	夜祭红花冈·····	396
四〇	茫茫大海·····	405

一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公历一千八百九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绪年间。铁匠周大和他老婆，带着一个儿子，搬到广州市三家巷来住。周大为人和顺，手艺精良，打出来的剪刀又好使，样子又好，真是人人称赞。他自从出师以后，就在西门口一间旗下人开的正岐利剪刀铺子里当伙计，几十年没换过东家。他老婆也贤德勤俭，会绣金线，手艺也很巧。夫妇俩省吃俭用，慢慢就积攒下几个钱来，日子倒也过得满欢喜。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周铁，日过一日，这孩子也慢慢长大了。他夫妇一来嫌孩子不懂事，总爱 and 同屋住的别家孩子打闹淘气，二来手头宽裕些，也想挪个地方松动松动，就放声气寻房子。恰巧官塘街三家巷有一个旗下的大烟精要卖房子，他同族的人怕跟首尾，宁愿卖给外姓。正岐利剪刀铺子的东家见周大身家清白，就一力保荐，做成了这桩买卖。

刚搬进三家巷没几天，那年方九岁的孩子周铁就问他爸爸周大道：“爸爸，这巷子里住着六家人家，为什么叫个三家巷？”周大在他的后脑勺上狠狠地给了一巴掌，瞪大眼睛对他说：“叫你上铺子里学手艺，你不去，整天跑到城上面去玩儿！你又不是一个读书人，吃着饭没事儿干的，你管他三家六家做什么？”后来他悄悄问他娘，他娘也回答不上来，只是安慰他

道：“你去招你那蛮老子干什么，没得找打！一条街、一条巷，都是皇上叫大官儿定的名字，谁猜得透是什么主意？只怕那和过番的李太白才能猜出几分呢！”当下周铁见问爸爸吃了大亏，问娘又不得要领，也就收起闲心，规规矩矩上正岐利剪刀铺子去当徒弟。过不几年，他也就成了一个又老实又精壮的家传铁匠了。

在他们刚搬到三家巷居住的时候，那里的确没有什么有名有姓的人家。他们是不愁柴、不愁米的，其他的住户多半是些肩挑、小贩、轿夫、苦力之类，日子过得很艰难。比较好一点的，算是有一家陈家跟一家何家。陈家住在他们紧隔壁，只有一个单身男子，名叫陈万利，当时才二十二岁，靠摆个小摊子，卖些粉盒针线、零碎杂货度日。他既无父母叔伯，又没兄弟姊妹，一早锁上门出去，傍晚才回家做饭，静幽幽地象一只老鼠一样。何家住在进巷子头一家，离他们最远。当家的叫何小二，是在监牢里看门的狱卒。他老婆一连生四个儿子，都没养成，别人都在暗地里说那是报应。后来第五个男孩子养活了，名叫何应元，他夫妻俩把他宝贝得什么似的，不吃给他吃，不穿给他穿，凡是粗重一点的事儿，就摸也不叫他摸一下。这何应元当时也十五岁了，生得矮小瘦弱，尖嘴缩腮，挂了名儿是念书，其实是整天穿鞋踏袜，四处鬼混。

出三家巷，往南不远，就是窦富巷。在窦富巷口，有一间熟药铺子，叫百和堂。百和堂里有一个大夫，叫杨在春。他看病谨慎，为人正直，虽然不算很行时，生意倒也过得去。他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叫杨志朴，年纪还小，大姑娘已经十八岁了。杨在春平日看见陈万利孤苦伶仃，勤俭过人，早想

把女儿许给他。百和堂的老板猜出他的心事，就出来替陈万利做媒，果然一说就成，不久就娶了过门。这陈杨氏虽然从小信佛，但是生性孤僻，贪财势利。过门头一两年还好，后来就簸弄是非、吵街骂巷，搞得家门不静、邻里不安，有那些刻薄的人就给她起了个诨名叫“钉子”。几年之后，她看见紧隔壁铁匠周大的儿子周铁慢慢长大成人，也学得一门好手艺，加上脾气忠厚，和他老子周大一模一样，就和她爹杨大夫商量，要把她的二妹许给他。杨在春一听，果然不错，就央百和堂的老板去做媒。可是周大和他老婆一商量，都觉得这陈杨氏已经是一个钉子，她的妹妹难保不是一个凿子；一个钉子在隔壁已经闹得六畜不宁，一个凿子进了门，那还能过日子？就这样，这门亲事就耽搁了下来。没多久，铁匠周大就生病死了。

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陈杨氏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陈文英。吃满月酒的那一天，她外家的人都来了。周铁的娘亲眼看见了杨家的二妹。这位姑娘那年才十八岁，比周铁大一岁，长得相貌端正，性情温和，和陈杨氏大不相同。还有那待人接物的亲热劲儿，更加逗人喜爱。她一见周铁的娘，左一个周大婶儿，右一个周大婶儿，嘴上就象涂了蜜糖的一样，叫得周铁的娘心花怒放，当晚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就去找那百和堂的老板。百和堂的老板昨天也去吃了满月酒的，把什么没有瞧在眼里，不用她开口就抓到了个八八九九，到了她真地开口，他就一心拿起架子来了。不管周铁的娘怎么央求，他只是不肯去提这门亲事。他说他从前做过媒，周家嫌人家是凿子，这回又去吃回头草，只怕杨家也不卖账了，人家的姑娘，又不是嫁不出去的黄花女，没得来自费唇舌。

后来还是周大婶赔了不是，又许这，又许那，才把百和堂老板说活了。谁知他到杨家去，一说就成，跟着第二年就过门成亲。

时间过得飞快，转一转眼就过了二十年。到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的时候，三家巷已经完全不是旧时的面貌了。

三家巷如今是名符其实的三家巷。这儿本来住着六家人，陆陆续续地搬走了三家，只剩下周家、陈家跟何家了。当杨在春老夫还在世的时候，他总爱当着他大女婿陈万利和二女婿周铁的面，讲一些世道兴衰的大道理。他说照他所知，五十年前，这三家巷本来叫做忠义里，住着安分守己的六家人。后来有几家人上去了，又有几家人下来了，只剩下三家人，那名字也改成三家巷。谁知后来那三家人又败坏了，房子陆续出卖，又变成了六家了，名字却没再改动。他十分感慨地说：“世道循环，谁也不能预先知道。只是阅历多了，就约莫有一个谱子。那贪得妄想的人，总是守不住的。经久不衰的，还是那些老实忠厚的人。”陈万利一向聪明伶俐，就接着嘴说：“爹说得一点不差。我宁可贫穷一世，再也不想做那贪得妄想的人。真正不义而富且贵，那又有什么光彩？何况富贵本来不过只跟浮云一样呢！”周铁生性淳朴，只是站着木然不动，把老丈人的话想了又想。

如今已经是一千九百一十九年，老丈人杨在春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杨志朴已经继承他的衣钵，行医济世，而且人缘不错，名望一天天往上长。老丈人说的什么忠义里、三家巷的变迁，周铁已经没有什么兴致去管它，还有那什么世道循环、贪得妄想之类，他本来就不大了了，这时候更忘得一干二净。这

二十年之中，他的周围的变动是很大的。第一桩大事就是皇上没有了。跟着就是辫子没有了。不过这些他不在乎，没有了就算了。最叫他烦恼的，是屋顶漏了，墙壁裂了，地砖碎了，没钱去修补。再就是一年一年地打仗，东西一年一年地贵，日子过得一天一天地紧。还有就是人丁越来越多，这个要这，那个要那，简直掇弄不过来。这二十年之中，他每天照样早出晚归，在打铁炉旁边干活，他老婆周杨氏也每天照样打水、破柴、洗衣、煮饭，跟老铁匠周大夫妇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过日子。周铁的手艺即使说不比周大更高明，也至少是不相上下，他们打出来的活儿，就是再有本领的行家也分不出高低。西门口一带的妇道人家总是挑着、拣着到他东家的铺子里买他打出来的剪刀，就是用了十年也还记得那店铺的名号。周杨氏还是和她做姑娘的时候一样，见人先带笑，又和气、又傻，别人因为她姐姐陈杨氏绰号“钉子”，就替她取了个浑名叫“傻子”。就是旁人有时仗势压她，或者嘲笑她贫穷破落，她也只是笑一笑了事。纵然他夫妇是这样手艺高明，贤德出众，可还是一天比一天更受熬煎。

有一桩事，不论陈家、何家都比不上他们，也对他们羡慕得不得了，就是在这二十年之中，他们养了四个孩子，除了第三个是女的之外，其余三个全是男的。别人都说，他们虽然财不旺，可是丁旺。这也算给他们争一口气。还有人说，这就是周铁一生忠厚的好处。在这上头，别说陈家万利比不上，就是何家应元也输了一筹。如今，这四个孩子全长大了。大儿子周金，今年十九岁，长得矮矮胖胖，浓眉大眼，性格刚强。早两年已经在石井兵工厂做工。活虽然重，工资还算不错，一出

身已经比他爹强了。周铁常常摸着自己那又短又硬的络腮胡子笑着说：“我打剪刀，是绣花用的；他造枪炮，是打仗用的。这年头兴打仗，不兴绣花，该他比我赚的多！”二儿子周榕，今年十八岁，中等身材，长着一个高高的鼻子和一对长长的眼睛，性情又稳重、又温和，正在中学里念书。有人说毕了业可以当官儿，周铁也只是半信半疑。大女儿周泉，今年十六岁，也考进了中学了。她长得身长腰细，脸白嘴小，直象画里的美人儿。那时候，女孩子念书是很少的，她能考上中学，那才情已经出众，何况再加上她长得标致，别人都说要不反正，她准能考上个女状元。她的性情和她二哥周榕相象，只是比他更加驯良，更加温柔。周铁夫妇最偏心这个女儿，把她宠爱得象心头一块肉一样。惟有那小儿子周炳，却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岁，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壮健，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还有人说，要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装束，他要比他姐姐周泉更加美貌。为了这一桩事，周铁已经很不高兴。他对周杨氏说：“咱们是卖力气的人家，有两只胳膊就够了，要那副脸子干什么！莫非他将来要去当堂倌？莫非他将来要去唱花旦？莫非他将来靠相貌卖钱？莫非他将来靠裙带吃饭？”那绰号“傻子”的周杨氏拿眼睛望着地，许久没有开腔，后来才慢慢地说道：“他年纪还小，你怎么就看准他没有大用？人养儿子都望他俊，哪有望他丑的！长得丑，不见得都有出息；长得俊，也不能说都没出息呀！”她话虽这么讲，可是暗地里也替周炳担心。因为一年之前，他还在小学校里念书的时候，就不肯好好地用心上学。他既不是逃学，也不是偷懒，更不是顽皮淘